

# 花香深处

郭怡琮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花鸟画家,和新中国的美术事业共同成长。我的中学老师金玉峰对我初一时画的第一张画大加鼓励,他说“郭怡琮的画很热烈”,这句话激励了我一生——我要热烈歌颂今天的生活,歌颂我们的祖国。后来,在北京艺术学院求学我得到了许多优秀教师的培养,打下了学院派的基础,那段艰苦而激情的岁月,我永远不能忘。上大学时,刚刚落成的徐悲鸿纪念馆展出了徐悲鸿先生珍藏的4幅任伯年原作,是廖静文先生每天亲自开馆后拿出来给我临摹,闭馆的时候又亲自收起来。这对于我的入门学习起到了特别关键的作用。毕业前,在老师的指导下,我的一件作品参加

了北京市的画展,邓拓同志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文章称“郭怡琮的画生机勃勃,大有出蓝之概”。那是我努力追求的、必须争取做到的一件事情,我永远记着。

记得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有机会参加了文化部主办的中国画创作组。在那里,我得到了全国各地100多位老先生的真传,他们把继承中国文化艺术的重任寄托在我身上,把对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悲惨去世的那种感情,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寄希望在我身上。那时候,我学习了很多东西,是我非常重要的一段学习时期。

1996年,我在中国美术馆办平生的第一次画展,受到许多老

先生的鼓励。何海霞先生看完展览后当晚打电话时说:“怡琮你拥抱社会,拥抱生活,拥抱自然,我向你祝贺,这是你的心态。”潘洁兹先生对我讲:“我画的是工笔重彩,你画的是重彩写意。”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要再创造一个跟古人不完全一样的绘画风格。启功先生在我为中南海画的一幅大画上题诗“黼黻宏开大陆风”,我不懂“黼黻”的意思,查字典后方才明白“黼黻”是汉代宫殿上百官上朝时皇家用的最隆重、最华丽的背景屏风,启功先生认为我的画像非常隆重的屏风一样,而盛开的却是山野之风、大陆之风。从那以后,我不断地努力寻找现代的风格。我还记得邹佩珠先生拉

着我的手告诉我:“可染先生一辈子在研究山水画的命题,怡琮你要把花鸟画的命题坚持下去,研究到底。”吴冠中先生看了两个小时后,告诉我“什么叫美,什么叫漂亮,花鸟画不要漂亮,要大美。”黄胄先生教我练笔墨,他说:“就让你练小笔,不许动大画。”

……我的学生也让我受益匪浅,这么多年来,我每年教500名到1000名学生。我曾经在中学教了15年,这样在北京市就有成千上万的学生。通过教学,我从他们身上获得了收益,获得了爱,我没有理由不把书教好,也没有理由不把画画好,不把工作做好。我深信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氛围中,花鸟画可以表现更宽广的社会主题,可以表现现代人的审美情趣,在表现时代、歌颂生命、保护环境、关爱自然以及有关当前和未来的大事方面,花鸟画会显示出它特有的作用和生命力。

(本文为作者在“大好春光——郭怡琮画展”上的发言,有修改)



飞夺泸定桥(油画)

刘国枢

## 泸定桥的不朽功勋

周少一

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第一军团第四团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攀踏着悬空的铁索链,奋勇向泸定桥对岸冲去。当勇士们接近桥头时,丧心病狂的敌人突然点起冲天大火,企图阻挡红军前进的步伐。但英勇无畏的红军战士义无反顾,跳进火海,打退了守敌,胜利地夺占了大桥,攻克了泸定城,打开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道路,为中国革命立下了不朽功勋。油画《飞夺泸定桥》,将红军勇士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定格在了奔腾咆哮的大渡河之上,镶嵌于中国革命的史册。

当创作《飞夺泸定桥》这一任务下达时,已是岁暮隆冬,时间紧

迫,创作者刘国枢立即到成都军区拜访部队老同志,并有幸得到当时的军区司令员贺炳炎将军的指教。泸定桥在解放前是四川通往西藏各地的唯一要道。这座罕见的大型铁索桥,长200余米,架设在跨度很大的大渡河上,河水湍急,难以想象沉重的大铁链是怎样安置上去的。刘国枢来回走在大渡河边,往返在铁索桥上,面对实景联想当年的一场血战,内心激动不已。他反复地想象、揣摩、思考,逐渐进入酝酿状态,然后有目的地写生、收集素材。

《飞夺泸定桥》难在构图,因为它的情节单纯、环境空阔,难以构成造型起伏、交错、对照的绘画效果,因此,需着力加强宏大的气势和浓烈的氛围,当然,更主要的是渲染红军勇士极端艰难但勇猛

而强烈的动势表现,同时,还必须突出勇士的英姿在整体构成上具有压倒敌人的强大冲击力,以感染观者。此外,还有一个难度就是画面大、人物形体相对小,油画尤其难于深入刻画。为了克服这一困难,作者认真做了小幅油画习作,提高了手眼的准确性。另外,作者在处理环境和战争气氛上下了很大功夫,污浊的河水突出“急”,陡峭的山体突出“险”,火焰硝烟突出“难”,横穿画面的铁索桥简明突出,桥上英勇向前的勇士夺人眼目。他们一手紧拉铁索,一手挥枪射击的英姿,使整个画面形成了冲锋的阵势,大有力扫千钧之势。



## 王三杰速写

本报驻北京记者 王晓风 李雪

第一眼见王三杰,恐怕很难猜到他的画家身份。但若有机会接触到他的画,也许你会感慨:人物表情瞬息万变,他是如何画得这般惟妙惟肖?

王三杰,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硕士,曾创作“面部表情”系列架上作品,多次在国内外举办展览,是画坛较为活跃的当代青年艺术家。

1990年至2006年间,王三杰

作为一名警察,负责绘制犯罪嫌疑人肖像,见过无数张传达爱恨憎恶的人物面皮,也因此对人物的面部构造和情绪表达有着细微的把握。虽然工作内容与美术也算密切,但王三杰始终放不下自己的画家梦,几番矛盾纠结,他最终选择了后者。所有的闲暇时光被考研的苦读取代,拿起画笔放下枪,是在4次报考天津美院败北、第5次考上中国艺术研究院之后。

此时的王三杰作品也从最初的几十元一幅而获得更多藏家的关注和认可。但王三杰说:“艺术家的创作应该不仅仅停留在取悦受众或供人欣赏的高度,而应有更多人文关怀的内容。当一个画家把他内心的情感用最原始、最纯粹的手法表达出来的时候,他就达到了艺术最真诚的状态,这种真挚的情感流露会感动自己,也会感动别人。”

## 给他们一双飞翔的翅膀

周蓉蓉

2011年4月11日,五彩基金的老师李倩茹在青藏高原海拔4499米的鄂拉山的雪地里写下了“五彩基金”四个字,此时,满载着五彩基金物资的运输车从西宁出发并行驶两天后抵达玉树。4月13日,在玉树第三完全小学,招收了43名藏族残疾学生的五彩玉树唐卡学习班开学了。办唐卡班有三个目的:一为用艺术抚慰残疾儿童的心灵,二为让行动不便的藏族孩子掌握一门生存的本领,三为继承藏民族的传统文化艺术。

2008年四川大地震后,我和赵欢、苏阳等经常去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重症监护室和康复中心慰问因地震致残的伤病员。那些还躺在病床上、坐着轮椅、拄着拐杖的孩子们,那些年轻、漂亮却笑容不再的面孔给了我们太大的触动。班级里的大多数伙伴在灾难中永远离开了他们,孩子们的命运瞬间被改写。几个月以后,志愿者也越来越少,健康活下来的人都投入到巨大而沉重的灾后重建中去了。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国家贫富,无论制度先进与落后,都会面临自然灾害。人类享受了大自然的美妙景色和资源,却也因为过

度的贪婪,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人除了和所有动物一样,按照自然规律生存下去以外,还有协调、平衡大自然的能力,有了思维逻辑的人类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相互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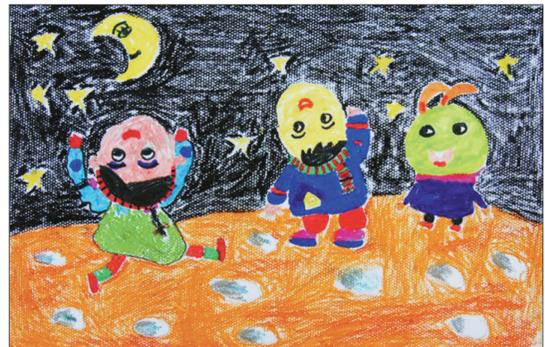
常常有媒体会问,帮助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会想到创办“五彩基金”来帮助孩子们。其实很简单,艺术家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一门“手艺”。用艺术的技能来帮助那些将来不容易得到工作机会的残疾青少年儿童,让他们拥有一门“手艺”,除了获得心灵上的抚慰和自由之外,拥有谋生的本领,这是我们最初最实在的想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其实说到底,就是“天干饿不死手艺人”。有了这样的想法之后,我们开始试图用艺术的感召力去动员、影响那些来自艺术教育环境薄弱的偏远农村的残疾学生。

忘不了第一次见到李丹时的情景。我们问她:“想不想画画?”小姑娘还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剩下那只左手也不灵活,只是一脸茫然地看着我们。后来,高位截瘫的刘芳知道自己还可以用双手画画时,露出了几个月来唯一的笑容。高位截瘫的

寇娟和唐仪君,怀着好奇的心态表示愿意学习画画。高位截瘫、漂亮的卿静文,以前就希望学艺术报考美术学院,有了五彩基金老师的专业指导,离梦想又近了一步。可爱的小叶子是年龄最小的姑娘,只有8岁,地震不仅让她失去了父亲,同时也失去了右手,而父亲从前的愿望就是希望她学习画画……

在成都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支持和帮助下,五彩基金的“艺术助残计划”顺利出炉。2009年3月26日,五彩基金正式成立。一群热爱艺术的年轻老师的加入,让五彩的颜色更加绚丽。2009年6月,五彩基金举办了展览“明天”。

“天干饿不死手艺人”,用艺术抚慰孩子受伤的心灵,教会他们一门生存技能,这是我们的愿望。五彩基金两年了,我们高兴地看到,它正在变成现实。其实,我们还有一个愿望,希望这些孩子中能产生一个像墨西哥传奇残疾画家弗里达那样的杰出艺术家。我始终相信,我们只是力所能及地帮助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门,而他们会走多远,一定会超乎我们最初的想象。



五彩基金儿童作品

### 回声壁

“现在,成立名目繁多的美术单位,设立各种职位,转转去还是那几个人。艺术家戴的‘帽子’越来越多,越来越高;再以此作为资本到处吹嘘,忘乎所以。很多画家把职务、岗位作为作品的附加值。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却捆绑在一起。结果,大众看到的不是艺术,而是职务。艺术的公共资源被少部分人占有了。这些人公器私用,利用职位为自己谋利益,正是美术界所痛恨的。应该整顿和管理好这些美术专业单位,建立美术机构监管机制,把它们纳入到人民的监督之下,逐步恢复其公益性。”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延文说“很多画家把职务、岗位作为作品的附加值”

说到底,美术界怪现状的根源是:位子、帽子往往连着票子。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意识,造成了美术界无休无止的内耗,最终损害的是人心、人才和艺术创造。

“‘村上隆讲‘艺术产业化’’有些人有兴趣,但对我而言,这个词是非常邪恶的,把艺术完全放在脚底下,传播这种想法会毁掉很多年轻艺术家,会摧毁价值感。我觉得艺术自身一定有真诚的东西,在大学里面谈‘艺术产业化’很不好。‘艺术产业化’最早从英文里翻译过来,‘创意文化产业’大概就是这个概念。那天重庆记者问我建立艺术园区,我说千万不要这样。艺术还是回到最简单的东西,你热爱它你就做。其实社会不需要那么多艺术家,‘艺术创意产业’太可怕了,快变成‘养殖场’概念了。”

——王广义说“‘艺术产业化’这个词很邪恶”

作为“当代艺术F4”之一,王广义毫无疑问是火爆艺术市场的受惠者。但他强调价值感,反对“艺术产业化”,俨然有知识分子立场。眼下,艺术产业化、教育产业化、非遗产业化……几乎无行业不“产业”,问题由此丛生。王广义之忧,亟须引起人们反思。

“大家想一想,好的作品会越拍越多吗?真的艺术品会越拍越多吗?看看各大拍卖行的征集作品图录就知道了,1993年一次拍卖最多一本或两本作品图录,而现在每一次拍卖已经达到几箱作品图录。说实话,我对近些年冒出的天价拍卖早就麻木了。其实,看似浮华的拍卖市场,其背后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齐白石、张大千的作品越拍越多,每年呈递增态势。高价竞拍到作品的买家都很神秘。建议拍卖数据的公布,应该有税务部门参与,像这样高价作品的交易,其税额是很明确的,如果交易额没有得到税务部门的验证而对外公布,可能有愚弄广大民众和投资者之嫌。”

——收藏家郭庆祥说“对天价拍卖早就麻木了”

近来,几乎天天有“天价成交”的新闻,大家已然见惯不惊。与预展、举槌时的大张旗鼓不同,对于成交后的缴税情况,拍卖行一直是秘而不宣。生意场或有潜规则,税务部门则不可失察负责,该说就说,以释众惑。

“目前我国全民对艺术品的重视程度大于以往,艺术品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今天有很多人认为艺术品是可以投资的,因为市场经过过去十几年来年的发展,成功的人很多,起到了示范作用,也让很多人从别人的成功中找到了信心,吸引更多的人进入这个市场。当前的艺术品市场处于初级阶段,让人们抱着有责任的想去收藏,是很幼稚的。让大家知道艺术品是可以投资的,即使主观愿望是为了赚钱,也比去干其他事情强很多,因为这在客观上对文化起到了推动作用。”

——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说“艺术品市场尚在初级阶段,为了钱入市并非坏事”

屁股决定脑袋,拍卖行老板岂会说自家泄气的话?可以理解,但不可以盲信。为了钱而蜂拥入市,弊病究竟若何,有待冷静观察。

续于 点评



大好春光(国画)

郭怡琮



小山景(国画)

郭怡琮